

# “阿拉伯之春”五周年，民生是关键

□孙德刚

1月16日，突尼斯卡塞林省青年耶瓦尼因谋公职无果，爬上政府机关附近的电线杆抗议，结果触电身亡，引起全国范围内的抗议，造成数百名人员伤亡。群众要求政府改善民生、提供就业和惩治腐败。突尼斯总理埃西德不得不缩短出访行程提前回国，并在全国实施宵禁。

过去五年里，“阿拉伯之春”从一场求变革、争民主的内生性运动，变成了外部大国纷纷介入、教派冲突不断的流血战争。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并未建立所期望的成熟民主，而是陷入持久的动荡，“阿拉伯之春”变成了“阿拉伯之冬”。其中突尼斯被认为是转型最和平、最成功的，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还获得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，西方认为该国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主

转型树立了“榜样”。但是，突尼斯的骚乱再次证明民生改善才是阿拉伯民众的首要关切。

首先，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阿拉伯国家的转型之痛。五年来阿拉伯国家经济复苏乏力，旅游业低迷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走低，阿拉伯国家失业率普遍在15%以上。据经合组织估计，突尼斯的失业率高达30%，大约1/3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。参与“阿拉伯之春”的青年人苦苦等待了多年，却仍找不到工作，被迫再次走上街头。埃及于2013年发生了“二次革命”，民众推翻了穆尔西政府；也门、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陷入长期内战。有些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希望，转而寻求极端思想的安慰，为“基地”和“伊斯兰国”组织招兵买马提供了机会。

其次，激进式革命让阿拉伯国家政治改革迷失方向。转型阿拉伯国家未能处理好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关系，未能化解社会矛盾，也未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。从突尼斯、利比亚到埃及，从也门到叙利亚，发生变革的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选择了激进式革命，以推翻所谓独裁者为目标，打开了“潘多拉的盒子”，国内各种世俗与宗教力量对立，自由主义、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潮并存，政治改革缺乏共识，转型政府软弱涣散，难以在短时间内推动政治重建。在“后强人政治”时代，转型阿拉伯国家政治重建步履蹒跚。

最后，西方援助口惠而实不至，加深了社会矛盾。“阿拉伯之春”发生时，美欧曾经鼓励“阿拉伯

之春”的街头运动，并承诺将提供数百亿美元的援助。但是由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，欧盟内部陷入经济衰退，阿拉伯国家资金缺口太大，西方未能兑现援助承诺。法国计划在五年里向突尼斯提供10亿欧元的援助，但是具体援助项目迟迟未能出台。不仅如此，美、欧、俄、沙特、土耳其和伊朗等还深度卷入叙利亚、也门的内战，在打击“伊斯兰国”组织时奉行双重标准，地缘政治争夺白热化，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动荡。

总之，当前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就业、改善民生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稳定政治局势，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，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消除动荡与恐怖主义的根源。

（作者单位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）

几乎跟习主席访问沙特前脚，美国国务卿克里1月23日访问沙特，克里承诺，美国与沙特将保持“牢固的双边关系”、“更加明确的联盟”和“更加紧密的友谊”。克里抽出空来访问沙特，是因为1月16日伊核问题“执行日”刚过，美对伊朗解除制裁，需要安抚盟友那颗“受伤的心”。

“9·11”后，美沙关系一直在恶化。而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将推动伊核谈判作为其在中东的主要任务，过分重视在核不扩散领域留下遗产，却忽视了该协议可能造成的地区影响。对沙特来说，美欧多年来对伊朗的“遏制”政策将化为乌有，这无异于“放虎归山”。美国与伊朗今后还可能在其他领域缓和，甚至借合作打击“伊斯兰

## 克里访沙特 安抚盟友

□王 锦

国”进一步“和解”。这使沙特感觉美国在扶植自己的敌人，感到被美国“背弃”。而美国由于页岩气革命，对沙特石油的依赖减少，在中东采取适度收缩的态势，沙特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强。

沙特的反应逐渐升级。先是尝试稀释对美国的依靠，多方位地发展与中、印、俄、巴、德的关系，又拒绝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，然后径自在也门与伊朗打起了“代理人战争”。最近，沙特高调宣布与30多个国家另起炉灶“反恐”，在利雅得设立联合行动中心。沙特还不顾美欧的人道主义呼吁，处决了47名囚犯，直接引起沙特与伊朗断交，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。

与此同时，奥巴马意识到了伊核协议对中东盟友的损害，开始有意识地修复关系。去年5月，奥巴马在戴维营召集海合会六国，想要安抚盟友，但四国元首因故缺席。7月，国防部长卡特访问以色列、约旦、沙特，试图解释伊核协议，打消盟友顾虑。9月，沙特国王萨勒曼访美，美方承诺为沙特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和培训。克里此次访问是再次确认美国对沙特的防务承诺，并让沙特放心，美国将与沙特共同努力结束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战争。

沙特依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，美国也需要沙特这个中东战略支点，因此两国的盟友关系在短期内不会改变。但两国的裂痕日积月累，几次“安抚之旅”只能从表面上缓和态势，深层次的矛盾仍难以解决。沙特期望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进展，因而带领巴林、苏丹与伊朗断交，给美国推进与伊朗对话造成了困难。未来一段时间，不排除沙特继续自行其是“刷存在感”，或等到美国下任总统上台，采取力度更大的安抚措施，以缓解长久以来受损的美沙关系。

（作者单位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）

## 西方会取消对俄制裁吗？

□陈 宇

日前，法国经济部长马克龙在访问莫斯科时表示，如果“明斯克协议”得到切实执行，希望“在这个夏天取消对俄制裁”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欧盟内部对是否取消对俄制裁的讨论不断，法国是比较积极的国家。

去年11月，奥朗德访问美俄，希望促成反恐联盟，转圜俄西关系。法国参议长拉尔谢也希望欧盟进行审议，逐步减轻对俄制裁。逐步缓和与俄关系，有利改善经济状况，稳定欧洲安全形势，通过与俄罗斯的配合，也有助缓解难民危机。但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即俄罗斯要忠实地履行“明斯克协议”，停止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裂武装。去年底欧盟、美国决定将对俄制裁延长半年，正是因为俄“没

有完全履行明斯克协议”。

在西方看来，取消制裁的“钥匙”在俄罗斯自己手中。那经济阴霾下的俄罗斯会“服软”吗？在人们眼中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直很强硬，但俄外交也有务实传统，普京不是莽汉，而是老谋深算的地缘政治棋手。当前，俄经济陷入最低谷，去年GDP萎缩约4%。在油价跌破30美元/桶的情况下，俄预算收入大幅减少，或将被迫削减社会支出，直接影响民众生活。另一方面，俄国内的焦点也在转移。2015年11月的民调显示，民众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比例已从年初的59%大幅降至37%，民众已将经济形势作为首要关注点。今年9月的国家杜马选举日益临近，结果将影响俄未来政局和

2018年的总统大选。普京必须做出抉择，是孤注一掷，继续仰仗正在退潮的民族主义情绪，还是适当妥协以换取西方减轻制裁？

这种背景下，俄近期新动向值得关注。在给奥巴马“拜年”时，普京称俄美关系是保证国际安全的关键因素，双方可“建设性地对话与合作”，“协力化解不同地区的危机”。1月13日，明斯克联络小组今年首度开会。俄方全权代表由外交部司局级官员改为前国家杜马主席、普京的“老近卫军”格雷兹洛夫。各方就乌东部14日起停火达成一致。格雷兹洛夫还到访基辅会见波罗申科。有乌克兰媒体爆料，双方已达成关于乌克兰危机的“秘密协议”。16日，俄总统助理、普京亲信苏尔科夫与美国助理国

务卿纽兰会面，深谈6个小时，涉及“明斯克协议”落实、乌克兰东部局势及乌宪法改革和选举等“敏感问题”。会后，苏尔科夫称会谈“详尽、有益、富有建设性”，双方就“明斯克协议”的妥协之道展开“头脑风暴”。可以看到，俄态度似乎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，其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意愿明显上升。如果俄与西方能够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妥协，制裁确实有可能在今年减轻，甚至取消。但未来还将面临许多难题，如俄乌关系如何转圜？俄乌、乌欧经贸关系如何安排？乌克兰东部将取得何种程度的自治权？这些障碍决定了危机解决很难一蹴而就，而制裁也不可能轻易取消。

（作者单位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）

## 叙利亚和谈为何还是那么难

□唐恬波

1月25日，即新一轮叙利亚和谈原定召开的当天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宣布将其推迟到1月29日，理由是无法确定应由哪些人代表叙利亚反对派参会。到了27日，目前最大的叙反对派联盟“最高协商委员会”仍在讨论要不要参加和谈。于是，国际社会摆好了劝和促谈的宴席，双方却有一方不愿落座，使和谈面临再次推迟的危险，也使结束叙内战的外交努力蒙上阴影。

原本，国际社会对这次和谈寄予厚望。去年12月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叙内战以来的第一个相关决议，为政治过渡划定了时间表。随后，美国、沙特等国推动叙反对派协调、整合各自立场后，宣布成立“最高协商委员会”，作为与叙

政府相对应的谈判主体。委员会的成员首次包含了一些“军事反对派”代表，而不像以往全是“政治反对派”，参与对话的积极性很高却对地面战事基本没有影响。然而和谈的“困难总比办法多”，短时间恐怕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。

最明显的例证之一，就是为和谈量身定做的“最高协商委员会”此时不愿在坐到谈判桌旁。一方面，反对派要求和谈开始前，政府应解除对部分地区的封锁、允许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，以显示对和谈的“良好意图”。然而，联合国和美国都坚持双方都不能为和谈设立任何前提条件，这在委员会看来是偏袒叙政府。

另一方面，当前战场形势对反对派相对不利。近期，叙政府军

攻势如虹，在西部的拉塔基亚省和南部的德拉省攻下了多个重要城镇。政府军士气大振，就更难以在和谈中做出实质性让步。例如反对派坚持阿萨德必须下台，但这是叙政府打了五年内战都没有放弃的底线，今日占据战场优势的情况下更难做出妥协了。

与此同时，外部力量的态度也在变化，甚至出现了冲突。俄罗斯先是表示“最高协商委员会”的代表性不足，认为应另行组织一个反对派代表团，之后又强调作为在叙抗击“伊斯兰国”的中坚作战力量，库尔德人应被邀请参与和谈。但土耳其反对任何让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参与和谈的提议。人民保卫军是叙最主要的库尔德武装组织，被土耳其一并视

作恐怖组织。

至于联合国和美国，则希望先把和谈进行起来，甚至给人“强行推动”的印象。例如，在没有确定与会人员时，联合国特使仍旧宣布了开幕时间。德米斯图拉甚至提出新一轮和谈将以“穿梭谈判”的形式进行，即双方代表不直接见面，而是各自与联合国的外交官协商。虽不失为一种折衷之法，但未免让人担忧，到底要谈多久才能有成果——现在普遍预期新一轮和谈要花两到三周，完成和谈则需半年。以目前情况看，这个估计过于乐观，可即便一切顺利，半年以后叙利亚战况如何，又有谁可以预料呢？

（作者单位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）